

我爱手机

□海 诚

1

夏日降临，季风和豪雨解放了被沙尘暴弄得灰头土脸的都市，蓝天下鳞次栉比的楼群、飞翔的鸽群、路边巨大的手机广告牌……都仿佛刚从洗衣机里捞出来一样鲜亮可爱。当然叫人眼睛一亮的还有装扮入时的漂亮女人。

这天下午，阿倩来到公寓附近的书报亭前，扫描着一排排线绳上悬挂着的刊物。纤巧的手伸出去，取下一本《当代家庭》。她随意翻了翻，一个文章标题牵动了她的目光：《谁动了我的爱情》，作者：思秋。仿佛北京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最终能引起大西洋城的一场风暴一样，她翻动书页的微风也将吹开下面故事的大门。

2

斜阳透过茂密的梧桐树杈，给文化路上的景物罩上花花搭搭的网格，宛如一幅普罗主义作品。街道中段矗立着一幢欧式旧楼，巨大的花岗岩廊柱和哥特式红顶，印证着城市曾有过的殖民化历史。米色墙上钉着一些单位的标牌，其中有《当代家庭》编辑部颜色发暗的铜牌子。近六点钟，三十来岁清爽帅气的刘思秋走出旧楼。手机突然响了，他接通，听见妻子王惠冷漠的声音：

“老公啊，今晚我加班。”

“又加班？”他小声抗议。

对方似乎没听见，接着说：“可能会很晚回家，不用等我了！”

不用等她干吗，吃饭，还是睡觉？都不说。就有了更深的含意：我是独立的，你不必管我。刘思秋啪地合上手机。老婆这种突然增加的“加班”，还有那冷若冰霜的语调使他心烦意乱。地上有只空可乐罐，他一脚踢过去，无辜的红色小圆桶捂着肚子骨碌碌滚出好远。

3

刘思秋在公交站等31路车。正是下班时的高峰期，等车的人乱哄哄地团结在站牌周围。他等的车没来，通往省电视台方向的16路车倒来了，一群人争先恐后往车上涌，仿佛铁屑涌向吸铁石。快要关车门时，他心中一动，最后一个挤上去……

他躲在电视台大门东侧的人行道上，背靠着粗大的法国梧桐树干抽烟。他也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怎么会突然决定来盯妻子的梢。也许王惠真的在台里加班，那他就是守株待兔的傻帽农夫的现代版了。

身边的人都行色匆匆，骑自行车的、步行的，回家或赴约会，都有自己的事干。有人好奇地瞅他一眼，仿佛说这人闲在这儿干吗？他脸一热，煞有介事地在两棵树之间溜达起来。他对自己说，我只抽三支烟，没情况马上撤退。

第三支烟才抽到一半，敌情出现了：一辆白色宝



来车开出电视台大门，朝北驶去，上面的蓝色车牌号是最好认的1177。刘思秋丢下烟头，伸手拦了一辆的士。司机问他去哪儿，他朝前努努嘴，含糊道：“前面。”

穿过两条街，到第三个路口时，红灯忽然亮起，宝来车急停下等信号，被一辆后窗上贴着“绝对新手，离我远点”的车咣地撞上了。刘思秋见妻子下了车，她穿了条粉色碎花雪纺裙，袅袅娜娜又气急败坏地走到车尾，弯腰照臀察看着，尾灯十有八九是碎了。

刘思秋吩咐靠边停车，瞅着前面不远处的追尾事故现场：肇事司机是个愣头小伙子，态度蛮横，不认错倒罢了，还对王惠推推搡搡的。他拉开车门，有种想上前帮老婆的冲动，转念一想又关上车门，坐安稳了：他知道著名记者王惠有的是办法摆平此事。果然王惠绕到车子一侧打起了手机。不大一会儿，一辆挂警牌的帕萨特轿车鸣着警笛逆行而至。下来两个男人，一位是身材魁梧的警察；另一个瘦精精穿工作服，像是修理厂的人。

警察猛拍肇事司机的肩膀训斥。形势急转直下，小伙子低头哈腰掏钱包，拿出几张红色大钞交给受害人。接着修理厂的男人开走了王惠受损的车。王惠上了警察的帕萨特，警笛长鸣，扬长而去。

“到底走不走？”出租车司机问刘思秋。

“走啊，跟着那警车。”

4

警车来到百盛购物中心。车门一开，短裙下两条匀称的玉腿先探出来，接着惊鸿闪现，美女王惠下了车，朝帕萨特挥挥手，花枝摇曳地进了百盛。刘思秋忙打发了的哥，跟踪追击进商场。王惠蝴蝶般悠闲地飞翔在各种名牌化妆品之间。忽儿停在名曰夏奈尔的枝头，试起香水来。刘思秋平时最烦逛商场，而且一楼客人少，极易被发现，就转身出了百盛。

百盛对面有个小冷饮店。刘思秋进去靠窗坐下，点了杯橙汁。六月天，孩儿脸，街上风猛然大了，卖冷饮的老头儿在扶歪斜的可口可乐大伞；女人的长发和裙衫旗帜般飘起来；接着一阵急雨洒下，水鞭子抽得行人加快了步伐。一会儿，穿粉色裙子的王惠，用LV手包遮着脑袋，从百盛跑出来，钻进一辆等客的出租车。刘思秋慌忙把十块钱丢到桌上，跑出店门……

细雨打着车窗。前面的车忽左忽右拐着。一会儿，阵雨住了，天空又晚霞绚丽。再行一段路，前面车停了，女人下车，回头瞅了一眼刘思秋乘坐的出租车。刘思秋懊恼地一拍脑袋，发现自己跟错人了！那女子，也穿一条粉色碎花雪纺裙，提着LV手包，风拂杨柳地走过来：

“先生，谢谢你一路保护我。”

刘思秋急中生智，从包里拿出工作证晃了晃。“我是时尚版的编辑。在街上发现你的裙子很别致，就……”

女子笑了，露出贝壳般整洁的牙齿：“报社的？”

“是一家小杂志社。”刘思秋不愿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把工作证又装起来。

“哦？”

“请问这衣服从哪儿买的？”刘思秋假冒专业人士，“设计师是谁？我感觉有范思哲的风格。”

“衣服是我老公去年跑船从大连捎来的。鬼知道谁设计的。很好看吗？”

“不是一般的好看。”

“看来是二般的。”女子调皮道，又说，“哎，我怎么觉得你声音有些耳熟？”

“是吗？”刘思秋竭力回忆，“不可能吧？”

年轻女子小幅度地摆摆手：“我要回家了。拜拜！”转身走了。

霞光映照着她风姿绰约的背影，细细的腰，舞动的裙，风情万千的臀……刘思秋正欣赏着，耳畔的哥问：“先生，你下不下车？”他脸一热，忙道，“不下，不下——调头，咱也回家！”

5

刘思秋的家位于市北某小区。一面墙上有王惠的艺术照，穿黑色晚装裙，虽是在微笑，仍给人一种冷艳的感觉。窗帘拂动着，三居室的房子安静而空旷。他换拖鞋，洗手，又去餐厅拉开冰箱门，望望失去水分的青菜、冰得硬邦邦的鱼虾，又砰地把冰箱门关上了。他实在没心情做一个人的晚餐。

无聊地歪在沙发上。洞开的窗口传来邻家夫妇的说笑声、电视机声，夹杂着孩子夸张的叫喊。他抓起报纸看两眼，丢下，拨王惠的手机，拨了一半，觉得无趣，放弃了。接着分别跟两个要好的朋友打电话，想请他们到外面吃饭，结果一个家里来了亲戚，离不开；另一个要参加同学聚会，都无法陪他。

他失落地放下电话。来到窗前，望着暮霭沉沉的街道，后下决心拿起手机，寻找键停留在通讯簿阿倩的名字上。

阿倩是一位热心读者。那天，他正在大屋里编稿子，门旁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一霎听见新来的大学生沙梅喊：“刘主任，找你的。”刘思秋过去接电话。脚下是朱漆斑驳的木地板，发出咚咚的闷响。他抄起话筒，对方是个陌生女子，声音娇柔：

“思秋老师吗？”

“我是刘思秋。请问您是——”

“我叫阿倩。我读了这一期你的文章，写得真好，

忍不住就跟你打电话了。”

刘思秋脸上得意，却谦虚道：“哪里，哪里。谢谢你的鼓励！”

阿倩继续说：“我现在过得很郁闷，跳楼的心都有。当然，我不会真跳楼……”

“就是，就是。人难免有郁闷的时候，要想开点。”刘思秋顺着她的话说。

“我觉得你是个特有思想、特具亲和力的老师，我能找你谈谈我的故事吗？”

“我们编辑部很小，不方便会客。”刘思秋说着偏头望了一下房间。这倒是实话：六张写字台、四架柜子、两只长沙发，再加上桌上的电脑、堆积如山的稿件和旧杂志，使编辑部拥挤得像搬家公司的汽车。“再说，我怕你见了我会失望。钱大师说过，吃鸡蛋就行了，没必要见下蛋的母鸡。你不妨找个心理医生谈谈。”

“别提了！上星期真找到一个，还是什么心理学博士，一张嘴全是我听不懂的名词，不对路。说得我头都晕了。钱倒没少要，一小时两百块钱呢！”

刘思秋压低声：“我理解你的心情。不过，我现在很忙，正有个稿子要编发，能不能换个时间再聊？”

“好。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可以吗？”

刘思秋转头看，沙梅倒是识趣地去了洗手间，但毕竟房间里还有四五个人呢，男同事朝他暧昧地挤眼，女同事在窃笑。

“这个……”

对方似乎觉察到他的为难，善解人意道：“这样吧，你记一下我的手机，有时间约我好了。我满心想给你谈谈。不然，我真的会跳楼的！”

阿倩的手机号就这样落入刘思秋手中的。当时他只是顺便记下来，并没想好一定要约她见面。但老话说得好：无心插柳柳成荫，许多故事就是这样在无意间完成的。

6

宽敞的房间，高档的壁纸、地毯、窗帘，进口家具和家电，使阿倩的家更像是星级宾馆。阿倩进门来，换衣服，雪纺花裙子落在原木地板上。她赤着脚跳出来，正想去卫生间，手机响了。看一眼来电显示，是当船员的丈夫老吴从临海市打来的。她接通淡淡地“喂”了一声。

老吴带点讨好的声音传来：“下班了？”

“废话，这个点不下班？”

“别不高兴啊。跟你说件事儿：我刚出海回来，半道遇上八级大风，船颠得荡秋千似的，几个新船员吐得一塌糊涂，还有的吓哭了。我说，没事儿。果真没事，

你看，我不是平平安安回来了？”

阿倩小嘴噘起来，不耐烦地听着。

老吴又说：“我很想你，你想我吗？”

阿倩气恼地：“想你个头！你能不能换个工种？上了船跟蹲监狱似的，连个假不能请，我够了！”

老吴赔小心道：“对不起，我已经向领导打报告了，看能不能调到岸上，比如说船厂。领导答应研究研究。”

阿倩哼一声：“你别骗我了，这话我听过 N 遍了！”合了手机。去卫生间慢慢洗着手，回家路上的小插曲又在心里重播了一遍，有点好笑，有点心动，又有点遗憾，后悔自己不该那么矜持，说不定那个帅哥就是因为喜欢自己才跟踪而来呢，自己干吗不多跟他聊聊呢？

胡思乱想了一阵，肚子饿了，阿倩就下厨房做西红柿鸡蛋面。她也只会做这个，要不就出门吃快餐。油烟机轰隆隆响，四处油腻腻乱糟糟的。看得出，她不是个爱收拾的主妇。面煮好了，她关上油烟机，听到手机铃声顽强地响着。

她跑到客厅，从沙发上抓起手机：“喂，哪一位？”

“阿倩吗？我是刘思秋。”

阿倩眼睛一亮，嘴上却故意道：“刘思秋？哪个刘思秋？”

“《当代家庭》杂志社的。”

阿倩兴奋得转了一个圈，却故意说：“我认识你吗？”

刘思秋尴尬的声音：“对不起，我……我可能是打错了。”

阿倩咯咯笑起来：“我是逗你的，谁让你拖这么久才和人家打电话？”

7

夜晚的咖啡店灯光柔和，音乐水一般弥漫。刘思秋在一个藤制秋千椅上坐着，慢慢喝着加了柠檬片的冰水。不时有客人出进，他等的人还没来。服务小姐过来给刘思秋续冰水。又走开，红裙子摆动着。他忆起七年前的新婚之夜：热热闹闹的婚礼已近尾声，闹洞房的客人散去，他关上门，转身抱住一袭红装分外娇艳的王惠。两人躺在床上亲热……他忽然发出低低的哭声。王惠有点紧张，问他怎么了？他含泪笑了：“今后我再也不会孤独了。”王惠感动得抱紧了他。哦，那时他毕竟年轻，把婚后生活看得太简单了。

一个年轻女子飘然而至，挑染过的长发披散着，秀美的脸，苗条的身段，穿黑色无袖晚装裙。女子已经观察了他一会儿了，试探道：“是刘思秋老师吧？”

刘思秋忙起身：“阿倩？”



两人都认出了傍晚曾见过面。阿倩笑起来，刘思秋稍微有点儿不好意思。阿倩调皮道：“刘老师，你什么时候成了时尚版的编辑？”

刘思秋挠挠头：“其实，我是……临时替人家时尚版帮一下忙，有个女编辑生孩子……”

阿倩感觉这里面不那么简单，坐下来，半开玩笑道：“这工作好，又时髦又养眼，在街上看到哪个女人穿得漂亮，就追谁！”

刘思秋想说句俏皮话遮掩过去，急切间一时想不出，只好干咳两声，招呼服务生过来。两人点了爆米花、啤酒、果盘。阿倩主动举杯，两眼闪亮地望着刘思秋：

“刘老师，谢谢你打电话给我，我真的没想到你肯接见我。”

刘思秋忙解释：“一直很忙，今儿才有空。”扫一眼对方，目光在V字形的开领上一顿，掠过迷人的胸沟，又正视阿倩的笑脸。阿倩注意到他的眼神，不无风情地瞟他一眼：

“刘老师，这条裙子怎么样？”

“非常漂亮。当然，你穿什么都好看。”

阿倩嫣然一笑：“你可真会说话。”

“你笑起来很美，借用古话：回眸一笑百媚生。”

“谢谢！你也很帅，风度翩翩。”

刘思秋幽默道：“那就让咱们相互吹捧吧！”

阿倩咯咯儿笑，气氛变得特融洽。

刘思秋又道：“说实话，我很高兴你能打电话到编辑部。我没想到还会有人注意我们的杂志……”

“你的文章没有简单地批评第三者，而是做了很多客观分析，如现代人生活压力的增大，思想观念的转变，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等。我真的很佩服你。我相信，对婚姻家庭有这么深刻理解的人，自己的家庭一定会很幸福。我希望你能开导开导我。或者你就做我的心理医生吧，我可以付费。”

刘思秋开玩笑：“我的费用也是很高的。”

“有多高，超过那位博士？”

“一小时怎么着也得四十八块钱吧。”

“你可真逗。为什么不是四十七或四十九呢？”

刘思秋故作神秘，放低声：“是一杯极品蓝山咖啡钱。”

“没问题，咖啡我请了！”

刘思秋开始工作：“说说吧，结婚几年了，革命形势怎么样？”

阿倩带点撒娇：“不，我要你先说！”

“好吧，我结婚七年了。”刘思秋点起烟，喷出一团青雾。

“有孩子了吧，几岁了？”

刘思秋微微摇头：“我妻子在电视台工作，整天忙得四脚朝天。一直到去年才打算要，怀孕两个月，不小心又流产了，是个男孩……”

“真遗憾。”

“是啊。”刘思秋往烟缸弹一下灰白的烟灰，“该你说了。”

阿倩道：“我是卖房子的。”拿出一张名片。刘思秋接过一看，原来阿倩是天和开发公司售楼处的销售员。

“老吴是个船员，常年不在家。”阿倩接着说。

“老吴？”刘思秋显然不明白。

“就是我老公啊。他其实不老，只比我大五六岁，不过人长得老相，我就叫他老吴。嘿嘿！”

“我知道船员怎么回事，一上船就像关了禁闭，一关至少半年。”

“还没那么严重，他在临海港的海运公司上班，跑内海的。个把月回家一趟，呆三四天。”

“也不错啊，每次回来还不像度蜜月？”

“三天的蜜月，守三十天的寡。”阿倩神情变得黯淡，“四年了……”

8

“夜晚的城市仿佛一株枝权繁复的大树，各式各样的灯是它随处绽放的花朵。”王惠乘出租车行驶在街道上，油然想起这两句诗。作者是她本人，大学毕业初进省城工作时写的。那时她眼里的世界也是春树繁花，充满快乐……

手机响了，是高飞打来的。她接电话。对方问：“惠儿，到哪儿了？”

“快到了——真倒霉，下班时我的车叫人撞了。”

“撞得厉害吗，宝贝？”

“没大事，只是尾灯碎了，保险杠也有点变形。是私了的，那小子给了我五百块。送修理厂了，明天上午就能好。”

王惠收了电话，前面是红灯。出租车停下等信号。她望着半空闪烁的红绿灯，想着自己人生路上曾有过的十字路口。甚至一年前，她也没有想到，一直自立自强的她会有一个大款情人。

回忆定格在春季鸿业公司开业十周年的冷餐招待会上，她去晚了，原因是半道上出租车坏了。她想改乘其它车，司机不肯放她这个顾客，可怜巴巴道，小毛病，马上就好。结果修了二十分钟才勉强能开。进大厅，她才拿起一杯红酒，鸿业公司的老总高飞走过来，热情道：“王记者，谢谢你大驾光临。”王惠道：“不好意思，迟到了。”“你是大忙人，迟到才是正常的。”“什么呀，搭上一辆破出租，半道上车坏了。”高总吃惊道：

“咱们的大美女记者还没辆私家车？”王惠只笑笑，没搭话。她和刘思秋的收入加起来，按说也不算少。不过去年给自己远在外省的父母买房子，把积攒的三十多万做了贡献，一时就顾不上自家了。

她忽然瞧见酒厂的张副总，带着漂亮的女秘书四处敬酒，便对高飞说了声对不起，追过去：“张总，上一次您给台里签的广告合约马上到期了。你们还接着做吧？什么时候有空，咱们再续签一下？”

她没想到张副总现出为难的样子：“公司才换一把手，工作重心有所转移，俺家的产品要主打全国市场，准备上中央台了。如果还需要到贵台做广告，我会找你的。”

王惠还想说什么，张副总已摆摆手：“对不起，我还有事。”走了。把王惠晾在那儿。正尴尬间，有人拍拍她的肩，王惠转过脸来，又是高飞。高飞鄙夷道：“那人不是酒厂的张总吗？他家的酒原本卖不动，后来能畅销，你可帮了他大忙了；又是拍新闻，又是上广告的。这事我清楚。”

王惠感叹：“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人家要打全国市场，用不着我们这种小电视台了。”

“老张太不像话！”高飞愤愤不平，又关心道，“我知道你们每年都有广告任务，这对你有影响吗？”

“也没什么，大不了少拿几个奖金。”

“这种过河拆桥的东西，不打交道也好。毛主席教导我们，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王惠盯着高飞：“你是东方还是西方？”

高飞摸摸自己微秃的前额：“我是发亮的一方。”

结果，王惠不仅拿到了鸿业公司全年的广告，还额外得到了一件礼物：一辆带天窗的豪华版宝来车。当然，这是有代价的。事后，王惠也问自己为什么会投入高飞的怀抱，为了 Money？当然不能排除金钱的因素，如果高飞是个穷光蛋，她看也不会看他一眼。不过更大的原因还在于她的婚姻生活，已经像冲了多遍的茶水，平淡得不能再平淡。这时候，谁能伸头打破那一潭死水，她就是谁的了。

9

王惠进入五月花酒店大堂，一个年轻人迎面走来：“王记者你好。”王惠吓了一跳：“哦，你好。”努力回忆什么。对方说：“我是天和公司的小李啊，咱们新闻发布会上见过。你来采访？”王惠顺水推舟：“哦，对，对，采访。有个外地来的专家，先见个面沟通一下，明天正式采访。”

那人走后，王惠捂着胸口，长出了一口气。乘电梯上楼，按响 1609 房间门铃。高飞开了门，她进屋见满眼都是玫瑰花，惊喜道：“干吗买这么多花？”高飞笑

道：“明天不是你的生日吗，我要去上海公干，所以提前给你过生日！”高飞总是会制造这种不期而至的小浪漫，自己老公呢？要么是舍不得花钱，或者根本不屑为之。说起刚结婚的头两年，刘思秋还给她过生日，送件小礼品啦，再找家有情调的餐馆吃顿饭。但此后过生日再没上过议事日程。是啊，鱼儿已上钩，何必再搭上鱼饵呢！两口子就是这么回事。

王惠一跃挂在情人身上，两人亲吻。高飞的手滑过她绵软的腰，落到她丰翘的臀部上，王惠却挣脱他的怀抱：“以后我不来了。”

“怎么了，宝贝？”

“刚才吓死我了。在大厅遇上个熟人，幸好被我搪塞过去。”王惠心有余悸。

“放心吧，这种事以后不会发生了。”

“那去哪儿？”

高飞才要答，门铃响了，原来服务生送晚餐来了。蛋糕是必不可少的。菜自然也很高档，高飞点菜向来都是什么贵点什么。外加一瓶一九八六年产的轩尼诗。

点蜡烛，许愿，而后进餐。一瓶洋酒下肚，高飞没什么感觉，王惠却面若桃花。高飞把她抱到大床上，手放在她膝盖上朝裙内进发。王惠闭上眼，脸上涌出红晕，微微呻吟起来。她和丈夫也做爱，每周一次，但都是例行公事。而刘思秋也没有原先的耐心去做让她动情的前戏。和情人就不一样，他的手一碰到她，她身体就软了，潮了，充满渴望。

缠绵后，高飞说有一个礼物送她。王惠慵倦地躺在床上：“什么好东西？别送什么金呀玉呀的俗。”

“那就送你铁。”

王惠“呸”了一声，果真听到一串清脆的金属声，睁眼看：“谁的钥匙？”

“咱们的，雅居花园 B 座三号楼。”

王惠又搂住高飞：“这还差不多！”

高飞附耳道：“都装修好了，你随时可以搬过去。”

10

十点多钟，刘思秋和阿倩出了咖啡厅，拦了一辆的士。阿倩上了后排，拍拍身边的空位，本想坐前排的刘思秋兴奋地坐过去，才拉上车门，阿倩立即把头靠在他肩上。他也在黑暗中握住她的手。阿倩的手细腻光洁，感觉真好。王惠的手是什么样子呢？他脑子一时空白，居然记不清上回何时何处拉过她的手了。即使拉过，恐怕也像俗语上说的“左手拉右手”，没什么感觉了。阿倩的头发不经意地蹭着他的脸，一种舒意的微痒。而阿倩的小手在他的掌握中微微颤动，且微微地潮湿了，香艳的身子更加贴近了他。刘思秋忽然有



了恋爱的感觉！

好像没过几分钟，车很快开进一条小街，停下来。两人依依不舍地下车，阿倩指指五楼一个黑窗户：“那是我家，能送我上去吗？”见刘思秋不表态，暗中握紧他的手，扭着纤巧的身子说，“人家怕黑嘛！”

刘思秋小腹一热，他知道如果送她上楼，可能什么事不会发生，也可能什么事都会发生。

夜风拂在脸上，刘思秋清醒了些。欲望和冲动暂时让位于理智，他摇摇头，他不想走得太远，毕竟他还爱着王惠，便柔声道：“你是大人了，勇敢些！”

阿倩噘起嘴：“那好吧。”突然踮起脚吻了他脸颊一下，跑进黑暗的单元门洞。刘思秋望着她柔弱的身影，心动了一下，想跟过去，又忍住了。

刘思秋乘出租车回家，窗外流光溢彩，他的脸不时被霓虹灯影打亮，迅疾又被遮黑。他开始回忆近年来的家庭生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两人变得无话可说。每逢周末是最难捱的，如果没什么应酬，白天夫妻两人，一个在书房打电脑，一个在卧室看书。仿佛是陌生人。晚上呢，两人一起看电视，只是看，并不交谈。刘思秋把台调到体育频道，王惠夺过遥控器换到娱乐节目。刘思秋没办法，就只好去阳台抽烟。

刘思秋进家，王惠还没回来。他去卫生间，望着镜子里的自己，脸颊上隐约还有阿倩的唇印，艳艳的，如两瓣风情的玫瑰。他用冷水洗脸，回到客厅。冷清的气氛笼罩着房间。

他无聊地进了卧室，打开灯，灯是粉色的，曾有过的夜晚因为这粉红的灯充满诱惑。王惠穿件性感的吊带睡裙，斜卧床上。他伸手抚摸，她故作厌烦地哼一声，他改吻她的肩。王惠轻轻笑着，全身放松弛了。他才要行动，王惠忽然推开他：“等一下，准备工作！”

“我不想戴那玩意儿了，我想要孩子。”

王惠坐起来，语调坚决：“想要你自己生啊，不戴别想碰我！”

“你不爱我了？”

“爱？爱是什么？”

刘思秋不做声，强行压上去。王惠小声：“不行，现在是危险期！”被他的吻堵住了嘴。

他没想到，那一次他播的种真会发芽。王惠虽然强势，可依然会妊娠反应，跑到卫生间吐得小脸蜡黄。他满怀同情与愧疚，过去给她拍后背。她立即振作起来，转身扇了他一个脆生生的大嘴巴：“你混蛋，刘思秋！你害了我！”

孩子并没有生下来：怀孕才两个月的一天中午，王惠在单位不小心滑倒，流了产。那天虽下过一场小雨，但通餐厅的柏油路并不太滑，做事一向细致的王惠怎么会失足跌倒呢？刘思秋一直想不明白，他甚至

怀疑妻子是有意这么做的，尽管没什么证据。可王惠怀孕后两人一直处于冷战状态，却是不争的事实。

钥匙开锁的声音响起，王惠回来了。刘思秋瞅一眼妻子，她仿佛很兴奋，脸上有残余的红晕。他不吱声，冷冷地打量着衣裙鲜亮的妻子。而王惠居高临下地看了刘思秋一眼，也没搭理他，就去卫生间了。等她穿着丝绸睡衣香喷喷地从卫生间出来，刘思秋发难，两人开始争吵，夹杂着摔杯子、相互推搡的动作。情绪激动的刘思秋打了王惠一个耳光。直接导致的恶果是，王惠大声说：

“你竟然敢打我——咱们分居吧！”

刘思秋一愣，这稍稍出乎他的意料，不过他也不能示弱：“分居就分居，谁怕谁呢！”

灰暗的夜，刘思秋睡在沙发上，王惠睡在床上。两个人谁也不可能入睡。天渐渐亮了，晨曦染红了朝南的窗口。刘思秋刚迷迷糊糊睡着，王惠从卧室提出一个大箱子，又惊醒了他。他立即又闭目装睡。王惠路过客厅时，望了一眼沙发上的丈夫，以为他会说点什么；他一动不动。她愣了片刻，不无留恋地环顾了一下自己的家，毅然拉开门，下楼了。

刘思秋听到防盗门砰地关上，才折身坐起，他不知道自己是胜利了还是更糟糕。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他赤着脚跑到阳台上，透过疏密有致的树枝，见楼下妻子的宝来车已慢慢起步，而后仿佛摆脱牢笼的小兔子，越逃越快，消失在远处城市的喧哗中……

11

阿倩赶到咖啡厅时，已经晚上十点。她看见刘思秋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喝酒。桌上的啤酒瓶堆了一片，像甲板上紧急集合的水兵。他脸色通红，说话舌头也有些硬了：“阿倩，你来，来得正好，陪——陪我喝、喝……”

阿倩按住刘思秋抓杯子的手：“刘老师，少喝点儿吧。”

“别叫我老师，我是谁的老师？”

“是我们读者的老师啊，你文章写得多棒！”

“别挖苦我了，我连自己家的问题都没解决好。”

“跟嫂子吵架了？你让她点儿就是。”

“光吵架就简单了，”刘思秋一脸痛苦，“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我跟踪你吗？”

“记得，你不是说你喜欢我的裙子吗？”

“其实，我是在跟踪我老婆。”刘思秋艰难地吐出这句话，“那天你们穿的裙子一样，也提一样的LV手包，我跟错了人。”

“你跟踪她？”阿倩不无震惊，“难道她……应当怎么说？红——”

“红杏出墙。”

“真的？”阿倩道，“不过，你不是挺理解第三者的吗？你应该在你自己身上找原因。”

“妈的，理论跟实践总会脱节！”

阿倩没想到刘思秋会说粗话，愣住了。刘思秋又喝了一杯酒，颓然道：“你说得对，我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你们好好谈谈，她会回心转意的。”

“我们谈过了，结果是——先分开一段时间。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分居。”

阿倩一惊：“分居？为什么？像我们两口儿是没办法才分开的。你们倒好，明明可以天天泡在一起，也要分开。”

“所以问题很严重。”

“你们知识分子总是叫人不明白。”

刘思秋感慨道：“我也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承认我平庸，我挣不了大钱，买不起豪宅和高级轿车，可我是个有思想有追求的人……”

“嗨，这年头虚了巴唧的东西不值钱了。”

刘思秋苦笑，又拿起酒杯：“没错，小丫头。”

阿倩夺过杯子：“你醉了，刘老师，我送你回家吧。”

门被打开，一只手摸索着开了灯。阿倩搀着刘思秋来到沙发前，站立不稳，两人都倒在沙发上。刘思秋抱紧了阿倩。阿倩没有挣扎，反而也抱着他，两人的嘴唇相互寻找着，而后紧紧地印在一起。融糖般的甜蜜立即源源不断地从唇间舌尖供给到全身。这甜蜜涓涓成溪，成海，发大潮，一下子把两人冲到卧室里。

大床上，一对情人翻江倒海后已风平浪静。刘思秋侧卧着闭目养神。阿倩支起上身：“喂，刘老师，你怎么评价今晚的事儿？”

刘思秋眼睛半睁半合：“一个字：很好。”

“俩字：非常好。”阿倩笑着模仿他，又正色道，“要上升到写文章的高度。”

刘思秋睁开眼，躺正了：“我们是两只被抛弃的小鸟，相互温暖着，度过漫漫长夜。”

阿倩神情忧郁：“那明天早上呢？”

“各人上各人的班啊。”

“明儿晚上呢？”

刘思秋沉默。阿倩把头埋在他胸前：“我不想走。我不想一个人夜夜抱着枕头睡觉……”刘思秋用手指梳理着她的头发：“你想搬来？”

“可以吗，刘老师？”

刘思秋有点为难：“老吴怎么办？”

“没关系。他回家的那几天，我陪他就是。”

刘思秋不无感动：“你爱我什么？”

阿倩咯咯笑：“不知道。”

“傻丫头。”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喜欢上你。先是喜欢你的文章，再后是看你长得不难看，还有就是……”

“我老婆跑了？”

阿倩温情地抚摸着他的脸：“对呀，看你成了可怜的孩子。”刘思秋泪水盈出。阿倩也两眼湿红。刘思秋猛地抱住阿倩，感觉着她单薄柔美身体的颤动：“你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12

上午，红月养老院是最安静的时候。阅览室里，几位老人在看书报。清瘦的萧大妈戴着老花镜，认真地捧着一本《当代家庭》。有人跟她打招呼：“大姐，有没有你干儿子写的文章？”萧大妈骄傲地把杂志举给对方看：“有啊，有啊。”又放下，小声自语，“就是有点看不懂。”

她口渴了，回房间喝水。门外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响起。她心头一乐，知道谁来了。果真有人轻轻敲门，她立即道：“是秋儿吗？进来吧。”

刘思秋提着几个营养品袋子推门进来：“萧大妈，您怎么知道是我？”

老太太慈祥地笑笑，接过袋子：“又买东西。上次买的还没吃完呢！”

刘思秋打量一下萧大妈瘦弱的身体：“大妈，您吃得太少了。多吃点，身体才会好！”

刘思秋陪萧大妈去楼后小花园散步，周围有一些老人在树下和凉亭里打牌、下棋。一个年轻妇女带个孩子，陪一个老先生说话，可能是他的女儿和外孙吧。刘思秋勾起联想，问道：“大妈，高飞最近来看过您吗？”

老人摇摇头。

高飞是萧大妈的亲儿子。他是先认识高飞，后认识的萧大妈。这过程颇具戏剧性。

早春的一天，刘思秋接到一个老太太打来的电话：“我看了这期杂志，上头吹捧高飞的文章是你写的？”

刘思秋招一下手，聪明伶俐的沙梅立即拿来一本当期杂志。刘思秋迅速翻着刊物，找到那篇纪实文学，标题为：《高飞——鸿业展翅的带头人》。

“有什么问题吗，大妈？”

“高飞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企业家啊！”

“你认识他、了解他？”

刘思秋忙道：“不，不。我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这个“别人”其实不是外人，就是老婆王惠，王惠

得知《当代家庭》杂志社向每个编辑派了“创收”指标，就介绍鸿业房地产公司老板高飞给丈夫认识。

“你把他吹得太没谱了，太虚假了。”老太太毫不客气地在电话里说，“我很了解他。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吹捧他。”

“那你说为什么？”刘思秋小声说。

“还不是钱闹的！老板出了钱，让你们怎么写，你们就怎么写。还登那么大的照片，得意洋洋的跟美国总统似的！”

“你怎么知道我们收了钱？”刘思秋说，心里有些发虚。编辑部当然是收了钱的，高飞出手大方，一把就付了五万元，而杂志拿出封三封四给鸿业公司做彩页广告，刘思秋还亲自操刀为高飞写了五千字的报告文学。

“眼下这世道，地球人都知道。”

“老人家，我们也是没办法。上面不拨款，编辑要吃饭，杂志社要生存。我们原先是个文学刊物，没办法才改成生活杂志的。”

“好了，孩子，我也不想为难你。只是觉得吹他吹过了。”

“请问，您跟高飞什么关系？”

“他是我儿子。”对方感情复杂地道。刘思秋敏锐地感觉到这里面可能有文章可挖，立即道：“我可以去拜访您吗？”

“不，你不要来。”老人立即回绝，扣了电话。

老人虽然没说她在哪儿打的电话，但刘思秋根据来电显示，还是方便地查到了来电地址为位于长乐小区的红月养老院。刘思秋觉得不可思议：高飞这么大的老板，为什么把他母亲送到养老院去？他很好奇，就抽时间去养老院找到了萧大妈，道歉说：“大妈，我就是那个写吹捧文章的刘思秋。”老人有些感冒，轻轻咳嗽着：“你来干啥？”他说：“看看你老人家。”老人叹息：“那你比高飞强，他好几个月没来看我了。”刘思秋打量着老人，脱口而出：

“大妈，那我以后每周都来看你！”

刘思秋是个讲信用的人，看似随意的一句话，就成了永远的约定。

刘思秋从口袋里摸出钱夹，萧大妈按住了他的手：“秋儿，我不缺钱。他每个月都会派人送些钱来。”刘思秋收起钱，看老人有些气喘，就招呼她就近找了一条长凳坐下。

“大妈，最近身体怎么样？我看您瘦得厉害。”

“没事。我都七十岁了，走了也算长寿了。”萧大妈开朗地说，“再说，我去年夏天还做了个大手术。这都一年了，按说该去医院复查复查，我也懒得去。”

“下午我陪你去复查吧？查查好放心！”

“我没事。我哪儿也不疼不痒的，复查什么？”

刘思秋点点头，一时没再说话。老人瞅着他，道：“孩子，今儿才周三，你突然就来了，是不是遇上什么事了？”

“没有啊。”刘思秋勉强笑笑，“我去图书馆查资料，查完了路过这儿，就顺便进来看看您。”

“没有就好。”萧大妈说，“我有桩事儿一直想问你的，咱们非亲非故，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自小没了父亲，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的，我大学毕业那年，她却走了。现在我能挣钱了，可我再也无法孝敬她老人家了。去年你打过电话后，我来看你，一见面我愣了一下，我感觉您面相特别像我妈妈……”

老人拍拍刘思秋的脸颊，笑了。

“我多想叫你一声妈……”

老人慈爱地望着刘思秋，点点头。

“妈。”刘思秋深情地叫着，眼睛含了一包泪水。萧大妈“哎”了一声。刘思秋慢慢把头放在她膝盖上。老人微笑着抚摸着刘思秋的头，带着一丝欣慰和忧伤。

阳光静静地照着这一老一少。

一会儿，刘思秋抬起头：“妈，有件事我一直想问您。”

“说吧。”

“高飞为什么把你送到养老院来？”

“他……他恨我。”

刘思秋吃了一惊。

“说来话长。当年我跟高飞他爸是师范学校的同学，毕业后分到同一所小学当老师。我俩相好了不到两年，他就走了。那是一九五九年，饥饿的年代。他有个叔叔在香港经商，他偷偷跑去找他叔叔，再也没回来。他走后，我才发觉怀了孩子。那时两人还没结婚，家里人都劝我流产，我没听，坚持生下了飞儿。受了多少流言蜚语和歧视，只有我自己知道！”

刘思秋递去纸巾，让老人擦泪。

“高飞七岁那年，我送他上了小学。一天他放学回家问我，‘妈，我爸爸在哪儿？’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谁也不敢沾海外关系。我只好说，‘你爸爸死了。’飞儿又哭着说，‘妈，同学为什么骂我是私孩子（即私生子）？可怜啊！’

刘思秋静静地倾听着，神情感慨。

“后来我嫁了一个部队转业干部，那老头对飞儿不好，整天打他。飞儿大专毕业，出去打工，后又承包一些小工程，也挣不到钱。幸好过了几年，一个香港大老板来找他合作，他才慢慢发达了。”

“香港大老板？”刘思秋疑惑道，“怎么会想起找他合作？”

老人沉默不答。

“然后呢？”

“然后，他继父得病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也不想麻烦高飞，就进了养老院。”

13

周六上午，阳光灿烂，闹市区一如既往地热闹，红男绿女如过江之鲫。人群中出现了刘思秋和阿倩的身影，两人手牵着手出入商场，俨然一对亲密夫妻。在百盛购物中心二楼，阿倩看中了一条价值不菲的名牌裙子。刘思秋心里忍着痛，嘴上轻松道：“喜欢就去试试。”阿倩乐呵呵地去了试衣间。刘思秋悄悄打开薄薄的钱包查看，现金显然不够，幸好带了银联卡。

阿倩出了试衣间。在镜子面前转着身体，问：“怎么样，漂亮吧？”

衣服确实很漂亮。刘思秋慢悠悠开口，语调镇静努力给人客观的感觉：“很不错，只不过颜色有点儿不搭配。你肤色白，应该配反差大一点的服装。”

“不，我就喜欢绿色的。你不会是觉得太贵了吧？”

“瞧你说的，其实你穿什么都好看。”

售货小姐在推波助澜：“这一款是今年春夏法国最流行的款式，卖得非常好，只剩下最后一件了。而且淡绿是今年的流行色，你女朋友穿起来特别青春靓丽。”

阿倩得意道：“听见了吧？”见刘思秋态度不积极，噘起嘴，“算了，我自己来！”示意小姐开票，要自己付账。刘思秋急忙拿出银联卡：“我来，我来！”阿倩才转嗔为笑。

买了裙子，出商场。阿倩说她饿了。对面就是利群快餐店，刘思秋提议说去吃快餐吧，小菜、米粥、蒸包，还有蛋炒饭，很可口。心里盼望她答应，这样不超过五十块就把午餐打发了。阿倩的回答很干脆：“快餐？呸！”

“那吃什么？”他小心翼翼问。

“我要吃比萨。”

没办法，两人走了三站路，进了环境优雅的必胜客，花一百六十八元点了情侣套餐。餐后甜点时，阿倩舀了一小勺冰淇淋，隔桌喂刘思秋。刘思秋不好意思吃。阿倩撒娇道：“来嘛！”

刘思秋左右看了看，急忙吞下冰淇淋。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起身道：“天不早了，我该去养老院了。你一人回家吧。”

阿倩不太乐意：“每周都去，又不是你亲妈。”

刘思秋认真道：“我是把她当亲妈看待的。再说，她最近身体不好。”

阿倩不解：“她真的没孩子也没什么亲戚，就指望

你这个干儿子了？”

刘思秋沉默片刻，说：“其实，她有个儿子，亲生的。”

“有儿子呀。是不是下岗了，顾不上管他妈？”

“他的钱不算多，也就是几千万吧。”

“什么？你真逗。这么多钱不管他妈？不明白。”

刘思秋微微摇头：“我也不明白。”拍拍阿倩的肩，出餐厅打车走了。

14

刘思秋陪萧大妈在养老院小花园的凉亭里聊天。见老人似乎更瘦了，关心地问她身体怎么样。老人说她事儿，“牙齿好，吃吗吗香”，吃饱了就看看报打牌，叫他不用担心什么。刘思秋知道老人在说谎，因为见老人前，他正好碰见了院里的护士。护士一见他就说，你干妈最近可不大好啊，饭量锐减，夜里直咳嗽……

“怎么了秋儿，不信？是不是有人给你说什么了？”

“哦，没有啊！”刘思秋最终决定不揭穿老人善意的谎言。他决定偷偷找院领导，请他们出面动员老人去看医生。

“我真是好好的，你不用担心。”萧大妈说，一停又扯起旧事，“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的。春上，我看了你写的吹捧高飞的文章，很堵得慌，心说作者知道什么呀？什么艰苦奋斗、抓住机遇，全是骗人的！所以才跟你打了电话。”

“那真实的情况是——？”

“你知道高飞是怎么发家的吗？我跟你说过当时他不过是个包工头儿，人家香港大老板好心好意来跟他合作。结果你猜怎么样？”

“合作得很成功？”刘思秋猜测道。

“按说很成功。两年下去了，合资公司也挣了大钱。可叫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因为分红不均，两家打仗了？”

“不，是高飞对香港老板说赔了。人家不光一分钱没挣，还白白搭了上千万的启动资金。”

“是吗？”刘思秋吃惊，“那人家可以告他啊！”

老人摇头：“他不会告他。”

“为什么？”

萧大妈不语。

“妈，在想什么？”

“想高飞小时候的样子，那时他多听话啊！……他怎么变得六亲不认？是我没带好他。”老人陷入痛苦的自责。

“高飞将来会明白的。”

“他不会明白。有些事，我也不想告诉他。”



“那你能告诉我吗？”

“等我要死的时候吧。”

“妈，你不会死！”刘思秋急忙阻止老人说下去。

“傻孩子，人都会死的。别看我白天很精神，那是装的。我不想让任何人可怜我。一到夜里，我躺在黑暗中，我的刀口，还有脊背上，就疼得无法入睡。”

“怎么回事，是不是病灶已经转移了？”

“可能是吧，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我也不愿意再做什么化疗，我这把年龄也吃不消了。”萧大妈平静地说，“别担心，我昨天去中医院抓了几服中药，是个很有名的老大夫开的方子。”

刘思秋动情地说：“妈，你一定要好好调理身体。你活着，我就觉得有依靠似的。”

15

周日刘思秋和阿倩逛国美，在手机柜，阿倩看中了一款新上市的带MP4的手机，价值四千多。明摆着要刘思秋买单。刘思秋清楚自己银联卡上的钱不足四千，不想再充大款，而且，他也确实认为阿倩的手机并不落伍，用不着换。尽管他调动了副编审兼记者应有的全部才华把这层意思表达得相当委婉，阿倩还是觉得伤了自尊心，骂了句“老抠”，生气跑掉了。

刘思秋也有些赌气，一整天没理她。晚上一个人吃了泡面，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电视机开着，不过他心思并不在电视上。终于忍不住给阿倩打电话，想请她过来。没想到微机提示用户关机。刘思秋哼一声道：“你牛！你以为你是谁呀，看我还理你！”他也关了机。

赌了三天气。周四下午，编辑部事儿不多，刘思秋溜到楼下院子里，拨打阿倩的手机，这次一打就通了。

刘思秋赔小心道：“宝贝，还生气呀？”

阿倩可能气也消了，嘿嘿笑着说：“谁敢生你的气！”

“好了宝贝，是我不好。给我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行不行？”

“你想怎么改正？”

“周末，咱们去云梦山玩好不好？”

“有什么好玩的？”

刘思秋用空闲手扳着指头说：“可以钓鱼，摘果子，吃农家菜，晚上还有篝火晚会……”

阿倩沉吟着：“我考虑考虑吧。”

刘思秋趁机道：“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吧，顺便把考虑结果告诉我。”

阿倩笑起来：“你这家伙，真会见缝插针……”答应见他。

周五下午，阿倩提早半小时下班回家。冲了澡，对着镜子慢慢穿衣服。她没戴胸罩，直接套上了黑色无

袖衫，丰满挺翘的乳峰在V字形领口里半含半露，自己看着都迷醉。接着又小心翼翼地穿上那条昂贵的绿裙子，旋了一下，闪露出圆润的玉腿。这时才发现少了一道程序。她找出又窄又薄的蕾丝三角裤，忽儿想起在刘思秋家看过的碟片，查泰莱夫人有一回赴约会时，裙子里就裸着。“我也不穿内裤，又怎么样？”她想着，心头一酥，感觉自己有点儿浪。她闭上眼舒展双臂倒在床上，幸福地想：几天不见思秋了，晚饭后肯定回去他家疯一场！

门铃突然急促地响了。她一愣，这谁呀？忙出去开了门，发现丈夫回来了：“怎么是你？吓我一跳！还不到时间啊！”

老吴兴奋地打量着花枝招展的老婆：“我换工作了，以后不用跑船了，领导放了我几天假，以后我每个礼拜都可以回来陪你了！”

阿倩没有意想中那么兴奋：“为什么不提前打个电话？”

老吴仍然兴奋不已：“人家想给你个惊喜嘛！怎么，你有事要出去？”

“我……”

老吴敏感地问：“晚上你有约会？”

阿倩意识到丈夫不高兴了，道：“哪有人约我，我本来想出去吃快餐的。”

老吴也有十几天没见妻子了，上前抱住就要亲热。阿倩用手撑开距离：“瞧你汗津津的，一身臭味！我做饭，你去洗澡！”

老吴顺从道：“好好，我去冲个澡。”

见丈夫进了卫生间，传来哗哗的水声。阿倩忙拨通了刘思秋的电话，没想到振了半天铃没人接，只好先进厨房做饭去了。

她把米饭蒸上，溜出厨房，再打刘思秋的手机，还是无人接听。她生气地把手机摔在沙发上，骂了声：“该死！”

原来下午一上班，刘思秋等几个中层干部就被主编召去开会。主编最讨厌与会者开着会接手机，先带头把自己的手机关了，上行下效，众人自然也随之关机。只刘思秋搞了个小动作，把手机打到了静音上。

会议一直开到傍黑才结束。刘思秋随同事走出主编办公室，掏出手机一看，才发现有阿倩的未接电话，急忙回拨过去。

16

老吴穿个大裤衩子，一身湿亮地从卫生间出来，听厨房里油烟机轰隆隆响，正想过去看看老婆给他做什么好吃的，忽然沙发上传来音乐声，是阿倩的手机在振铃。

他迟疑片刻，拿起手机按了接听键。一个男人急切的声音传来：“宝贝，刚才你打我电话了？我在开会呢……”

老吴吃了一惊，他无法想象妻子有了外遇，宁肯相信这是一个打错的电话。他不敢回话，也不敢喊她接电话，就按了红色键，把手机悄悄放在茶几上。

只安静了几秒钟，手机又响起来。老吴坐在靠阳台的沙发上，回家的喜悦基本消失，他远远地瞅着手机，像瞅着一枚定时炸弹。

铃声终于停止了。

饭菜摆上桌，两人吃着饭，老吴无意间说：“刚才你手机响了。”

阿倩脸色一变：“你接了？”

老吴分辩：“没有，没有。你的电话我怎么会接？”

阿倩起身去拿手机，看了一眼，关了机。

“是……是谁找你啊？”老吴大着胆子问。

“一个普通朋友。”阿倩淡淡地说。

阿倩慢慢地收拾饭桌，进厨房刷碗。老吴靠在门旁，眼睛发直，像个贪嘴的孩子盯着她的细腰丰臀。阿倩擦干手，往外走，老吴一把把她抱起来，进了卧室。

夜半，阿倩发出轻微的鼾声。老吴偷偷下床，去客厅，打开妻子的手机，发现来电记录一栏有个频频出现的名字。他回到床上，大睁着眼，似乎明白了什么。灰暗中，泪水慢慢涌出来。

天色转亮。老吴打了个盹，忽地醒来，发现身边枕头是空的。他悄悄下床，来到客厅里，隐约听见阿倩在卫生间里跟一个人通电话：

“他突然回来了，我跟你打电话没打通……你又打过来了？可能是他接的。你说什么了？……你也没听清是我，再叫宝贝！……他说他换工作了，以后每周都可以回来。你不是讨厌我了，这正合你意吧？”静了片刻，老吴又听阿倩说，“我挂了啊，过两天再跟你联系。对了，今儿周末，你正好可以去养老院看你干妈了。”

阿倩溜出卫生间，进卧室，见丈夫正收拾行装，惊讶道：“你要去哪儿？”

老吴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微笑道：“回去上班啊！我是来给一个同事买胃药的，所以提前回来了。”

“临海市没有卖胃药的。”

“是一个老中医自己配的药，非常灵验。”老吴煞有介事道，“另外，我说换工作是哄你高兴的，开个玩笑。”

阿倩感觉被愚弄了：“你说什么，你换工作只是个玩笑？”

“是个玩笑。”老吴认真地说，“我不想换工作，我喜欢大海。回到岸上，超过三天我就会心烦意乱，吃不

好，睡不安。”

阿倩眼睛一湿，却没有哭，声音陡然变得刺耳：“你滚，快滚，再也不要回来！你喜欢海，就死到海里去吧！”

老吴深深看了阿倩一眼，这一眼极其复杂，而后拉开门走了。

17

老吴背着包，出门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儿？老吴闷声道：“长途汽车站。”半道上越想越不得劲儿，就叫司机停车。他先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十点钟，又出现在一个叫农家乐的烧烤店里。

这时间客人还少，很是清静。老吴坐在一张桌前，喝扎啤。服务员上来一盘烤好的羊肉串，油汪汪的，还撒了红辣椒粉。他抓起一串，慢慢吃着。一个穿警服的男人探头进来，老吴朝他招了招手。警察过来：“二哥，什么时间回来的？”

“昨天。”老吴起身跟警察握手，“兄弟，坐！”又扭头叫，“服务员，上酒！”警察摆手：“上着班呢，绝对不能喝酒。”老吴坚持：“你不会把那身蓝皮扒了？”

服务员送上一大杯扎啤。警察脱了上衣，两人喝起啤酒来。脸上都红扑扑的，有几分醉意了，老吴拿出一张纸，上面有人名和手机号码：“能帮我查查这人吗？”

“这个容易。”警察晃晃纸条说，“干吗查他？”

“别问了。”老吴说，见警察看他的眼神里透着暧昧，又说，“别乱想，这人欠我债。”

“我想也是。”警察道，“不过，这找人帮忙，总得请人吃顿饭吧？”

老吴沉默地掏出钱夹，摸出一千块钱：“这够吗？”

“那要看吃什么了……算了，凑合吧。”警察迅速察看了一下环境，见没人注意，把钱塞到裤后袋里。

下午一点多，刘思秋从家里出来，提着一个装营养品的塑料袋子，打车去养老院。打死他也不会想到，有个男人会跟踪他。

车开了不久，他忽然接到阿倩的电话：“在干嘛呢？”

刘思秋答：“去养老院啊。你怎么敢打电话？他呢？”

阿倩郁闷道：“走了，突然走的。他肯定怀疑咱们了。”

刘思秋一惊：“那怎么办？”

“无所谓。”阿倩顿了一下，充满希望地问，“假如我跟他离了婚，你能娶我吗？”

“我当然愿意。只是……”

“什么？”

“我爱你。可你知道……我没多少钱。”
阿倩沉默了片刻：“说什么呢。”
刘思秋柔声道：“今晚过来好吗？”
阿倩声音变得苦涩：“再说吧。”放了电话。

18

这天上午，五月花大酒店多功能厅里，省城“房地产发展趋势与精英论坛”正在举行。几个售楼小姐被组委会抽调做服务工作。阿倩也在其中，她穿件高领无袖紫红旗袍，亭亭玉立。引领高飞上台时，他立即被迷住了，死盯了阿倩几眼。

高飞在台上发言：“那一年房地产行业竞争激烈，一些公司败下阵来。我们公司也面临巨大考验。在这关键时刻，朋友向我推荐了一本书……”

阿倩过来往茶杯里续水，高飞眼睛余光扫到她高耸的胸部，嘴上重复：“……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叫：《谁动了我的奶子》。”

听众哗然，而后哄堂大笑。阿倩脸儿飞红，低着头赶紧下台去。高飞省悟，连声纠正：“不是奶子，是奶酪！奶酪！！”台下笑得更凶了。主持人只好上来圆场：“请大家安静，安静，安静！其实高总也没说错，谁都知道，奶酪是奶做的，奶制品！”

听众全都笑岔了气。

中午，与会者被安排去西餐厅吃自助餐，有海鲜、牛蛙、羊排、红酒，极为丰盛。阿倩正躲在一个角落里吃东西，刘思秋打来电话。一接通，先听到对方咳嗽了几声，忍不住关切地问：“怎么了，思秋，病了吗？”

刘思秋有气无力道：“我感冒了，浑身无力。你晚上能过来吗，顺便捎点吃的来？”

“行，没问题。”她心一软，答应了。

阿倩放下电话，听见背后有人叫：“阿倩小姐，可以请你喝杯酒吗？”

阿倩转身，见高飞手里举着两杯红酒走来。阿倩接过杯子：“谢谢高总！”又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高飞恭维道：“因为你是这次会议上最漂亮的女孩子。”

阿倩微笑：“而你是大会发言最精彩的老板。”

高飞毫不在意地呵呵一笑，掩饰过去：“刚才我向朋友打听你，我朋友脱口说，高总，你竟然不知道阿倩？显得我特没面子。”

阿倩被他逗乐了：“高总，你太夸张了吧？”

高飞盯着她看：“不，我是认真的。”上下欣赏着她，“你太迷人了！你不应该卖房子。”

“那我该干什么呢？”

“你应该住好房子，开高档车，吃大餐。一句话，你

每天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享受幸福生活！”

阿倩叹口气：“高总，你可真会拿人开心。”

“晚上，我可以请你吃饭吗？”

阿倩从对方眼里读出暧昧和玩亵，一下子看透了对方的花花肠子，况且，她还有刘思秋呢。便摇摇头：“我不想吃饭，太俗了。”

“如果我告诉你，你的出场费是十万元的话，你还觉得俗吗？”

“十万元？”阿倩吃惊地张了张嘴，还是小声说，“不。”

“二十万。”

阿倩沉默着，暗忖：高总在干嘛，逗我玩儿？

“三十万！”高飞脸严肃得像数学教师。“我说话算数，不开玩笑！”

阿倩愣住了，仿佛一个遭惊吓的孩子。高飞脸上现出胜券在握的表情，拍拍她的肩，悄声说了句：“今晚七点整，我在香格里拉中餐厅等你。如果你到场，三十万就是你的了。”笑眯眯地转身走了。

阿倩坐下来，微微闭眼，想象着晚餐的情景：高大的热带植物和碧绿的鱼池点缀着香格里拉中餐厅，服务小姐穿梭在灯光柔和音乐悠扬的厅堂间。高飞和她坐在临水的桌前，品尝美酒佳肴。高飞笑眯眯地推过来一张金光闪闪的银行卡：“阿倩，这是三十万，你收好了。”她激动得手有些发颤……

“阿倩，拍合影照了！”有人在叫她，是一起做服务工作的小姐妹。她一惊，睁开眼，嘴里回了句：“你去吧，我不想参加！”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袭上心头：

“今晚，我会去吗？”

19

刘思秋躺在床上，人病恹恹的，灯也没开。一直等到九点钟，也不见阿倩的踪影。打她的手机，提示暂时无法接通。他实在饿坏了，就去冰箱找吃的，结果只找了一截不知哪天剩下的火腿肠、一包方便面。前者横切面已长了绿霉，只好扔掉；他也没力气去煮方便面，开包干啃了两口，感觉像吃卫生纸，又丢了。郁闷地躺在沙发上，琢磨阿倩怎么回事？说好过来的，不仅没来，连手机都关了。莫非老吴又突然杀回来了？

十点钟吃了药，不久觉得眼皮发涩。治感冒的药里配有扑尔敏，让人发困。他昏昏沉沉睡去，感觉有人按门铃，忙去开门，却是老婆王惠。王惠说：“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你。”王惠手里还提着一大袋好吃的食物，香气扑鼻。他咽着口水说：“你怎么知道我病了？”王惠说：“是你的小情人告诉我的啊！”他想这可乱套了。不过王惠能来看自己，还是挺感动的。他一下子抱住王惠，想说句感谢的话，却听见背后有人冷笑，他睁

眼一看，竟是阿倩。阿倩阴阳怪气地说了声：“还是老婆好啊！”转身就走。他叫：“阿倩，你等等！”王惠不乐意了，恨恨地说：“找你的小情人去吧！”推开他就走，他本来站在窗口，叫王惠一推，身子往后仰，一下子悬空，越过窗口向楼下坠去！他吓得大叫“救命！”惊醒了！

天色已亮。他抹了一把额上的冷汗，发觉热已退了。重新闭上眼，想着刚才的恶梦，心情愈加恶劣。直到手机发出一串急促的铃声。

他急忙抓起手机，是阿倩打来的：“对不起啊，思秋。昨晚我加班做计划书，是经理临时决定的……”

“你不来不要紧，怎么不打个电话说一声？”

“一忙起来，忘了。对不起啊！”

“为什么关手机？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

“哦，手机没电了。”阿倩轻描淡写地说。

“我病得那样子，一天都没有吃饭！就盼着你来，你——你竟然说什么手机没电了！”刘思秋闷了一肚子气，终于发作了，“你心里没有我是吧？”

“你心里有我吗？”阿倩心里也窝着一团火，趁机释放出来，“老吴肯定知道咱们的事了，问你怎么办，你吞吞吐吐！你病了，需要我时，想起来找我了。你怎么不去找你老婆？我算你什么人？”

“你，你蛮不讲理！”刘思秋说，猛地合上手机。

20

萧大妈坐在房间的沙发上，太阳斜斜地照进来，闪亮的尘埃在阳光中翻腾。刘思秋半跪在老人面前，像个孩子似的。

“秋儿，有什么心事，能跟妈说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是不是两口儿吵架了？”

“比吵架严重。”

老人似乎明白了：“哦。你是为这烦心吗？”

“王惠走后，我很孤独，又找了一个女朋友，叫阿倩……”刘思秋看老人，见她没有太反感的意思，接着说，“当时感觉挺好的……她也许没有错，是我太无能了。”

萧大妈一针见血道：“你是说你钱挣得太少，不能满足她的要求吗？”

刘思秋有点难堪，低声道：“是。”

“这是什么世道啊！看把我孩子折磨的。”

“妈，你说这世界上还有真正的感情吗？”

“有，一定有。”

“可我怎么看不见呢？”

“你要有耐心，孩子。”

“耐心？”

萧大妈提起往事：“小时候，家里穷，我和哥哥去山上捉蝎子，卖钱花。那天，我不小心掉到一个山洞里了。我大声叫哥哥救命，没有一声回应。洞里很黑，我只好一个人摸索着，连滚带爬往前走，很久很久，才看见一丝光亮。我沿着光亮爬过去，结果从半山腰一个洞口出来了，看见漫山遍野的大月光……”

“你哥哥呢？”

“事后才知道，他跳到洞里找我，腿受了伤，还是往里爬，走岔了道，掉到一个深坑里……摔死了。”

刘思秋沉思着。

萧大妈抹了一下湿润的眼角：“我一个人在黑影里摸索时，恨他恨得不行，我以为他不管我了。其实那时候，他也在黑乎乎的山洞里找我。”

“可你还是靠自己摆脱了困境。”

“没错，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1

临海市码头塔吊林立，船舶出进，一片繁忙景象。中午时分，阿倩和老吴走过巨大的集装箱山，来到防波堤前。天空晴好，水波蔚蓝，海风扬起阿倩的长发和衣裙，美得不得了。一个开电瓶车的司机斜着眼瞅她，差点儿撞到龙门吊的钢架上。

“怎么突然跑来了？”老吴问，“是不是想我了？”

阿倩不回答，望望丈夫说：“我跟你单位打电话，他们说你调到船厂去了。就是说你上次回家没开玩笑。”

“没错。可我又向领导要求回船上。今天是在船厂最后一天上班。”

“这样也好。你不是说你离不开海吗？”阿倩说，声音有点犹疑，“其实我来，是想当面对你说……”又顿住了，似乎很难开口。

老吴望着港湾，一群海鸥追逐着一条出港的客轮，凌空飞舞，发出快乐的鸣叫。他望着那群远去的海鸥，直到海天相连的远方。“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能挺得住。”

“我，我想离婚。”

“为了杂志社那个姓刘的小白脸？”

“你怎么知道他？”阿倩大吃一惊。

“不瞒你说，上次回家我跟踪了他……”老吴说着，眼前浮现出养老院里刘思秋用汤勺给一个老妇人喂中药的情景，“我本来想等他出来揍他一顿的，结果发现这人还不坏，就放过了他。”

阿倩十分意外：“你早就知道我们的事，竟然一声不吭就走了？”

老吴神色冷静：“我常年不在家，也不能照顾你，你太寂寞了！你年轻漂亮，我不忍心看你……”





阿倩更加吃惊：“你是说你默许我和刘——”

老吴眼睛潮湿，点点头。阿倩感动地抱住丈夫。老吴动情道：“阿倩，我爱你，别离开我好吗？等我退休了，咱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阿倩不做声。

老吴又说：“假如你真的爱上姓刘的，我可以退出去……”

阿倩微微摇头：“不关他的事，真的。”

老吴不解：“那又是为什么？”

一只信天翁在眼前飞过，打个盘旋，而后射向天空，越来越高。阿倩望着那只鸟：“我不想过眼下这种日子了。我想穿名牌，住别墅，开好车，出国旅游，过上等人的日子。你不能给我，刘思秋也不能给我。”

这回轮到老吴吃惊了：“那谁能给你？”

“你别管了！”

老吴固执道：“不行，如果不是刘思秋，我还不放心把你随便交给什么人呢！告诉我，他是谁？”

阿倩吞吞吐吐：“他……是个老板。”

“呸，一个臭老板，仗着有俩钱就来抢人家的老婆，做梦去吧！”

阿倩跺跺脚：“别这么说，他对我很好。”

“阿倩，他对你好是因为你年轻漂亮，过几年你不年轻漂亮了，他还会爱上别的女人。”老吴说着，断然一挥手，“我不会同意离婚的，除非法庭判！”

阿倩感情复杂地看了老吴一眼：“我走了，你再考虑一下吧！”转身跑了。

老吴起初没动，后想起什么似的，喊着她的名字追了过去，见她已跑出港区，钻进路边停靠着的一辆黑色高级轿车。老吴摸起地上的半块红砖砸过去。那车像头外强中干的驴子，嚣张且狼狈地逃走了……

22

雅居花园B座，王惠穿着宽松的睡衣在一个大房间里踱步，新浴的黑发披在精致的肩头。房间里富丽堂皇，她像一只金丝雀困在美丽的笼子里。

音响里播着忧伤的音乐。她靠在窗前，用无绳电话拨打高飞的手机，无人接听。窗外夜色下是宁静得有些孤寂的花坛和绿地，对面楼一些房间亮着灯。隔着纱帘，看到一对情侣拥吻的剪影……她忆起刚入住雅居时，高飞推掉一切应酬和饭局，每晚都早早赶来陪她，想起那些缠绵疯狂的夜晚，高飞金鱼吐泡般层出不穷的甜言蜜语……

她丢下电话歪在沙发上，望着电视上韩国连续剧哭哭闹闹的爱情，朦胧睡去。半夜，她被一阵水声惊醒，看见高飞的皮包丢在茶几上，判定他在卫生间洗澡。她拉开皮包，翻了翻，找出一个写着韩文的小盒

子，是一盒安全套，已经拆用。她丢下，又拿出手机摆弄，发现了一条短信：“老公老公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水声突然消失，她悚然把手机放回原处，倒在沙发上装睡。高飞披着浴衣从卫生间出来，摇摇她的肩：“阿惠，去床上睡吧。”王惠坐起来，睡眼惺忪道：“怎么才回来？”高飞一副无奈的样子：“别提了，接待广东来的老板。人家南方人的夜生活从晚上十点才开始，没办法，只好陪着……

两人进了卧室，高飞脑袋一歪在枕头上就响起鼾声。王惠晃晃他，他不高兴地嘟噜：“我太累了，睡吧。”

王惠恼怒地坐起来。高飞原先可不是这样子，那时他像只饥饿的野兽，一上床抱住她就要吃东西，自上而下，逮住什么吃什么，吃得她咯咯儿笑，吃得她体酥心痒，欲仙欲死。她笑话他：“干吗呢，跟没见过女人似的。”他一本正经地说：“见过女人，没见过像你这么迷死人的妖精！”她扭着臀娇声问：“我是妖精吗？”既得意又有些惴惴不安。高飞说：“你在外面是高雅大方的淑女，在床上活生生一个妖精。你太有味道了！”她不知道她有什么味道，只知道她和丈夫做爱时像例行公事，平淡无奇；而和情人上了床，不知不觉就变得肆无忌惮，成了快乐的荡妇！那快乐似乎就在昨天，又仿佛隔了一个世纪。

瞧一眼身边那个曾对自己殷勤有加、此刻冷酷无情的男人，听着他含混浊臭的鼾声，王惠恨恨地骂了声“混蛋”，抱起枕头去了客房。

次日清晨，高飞推开客房门，好像才发觉王惠夜里迁居似的：“怎么自己跑过来睡了？”王惠笑笑，她不会当面跟高飞冲突，扮演怨妇的角色：“你一喝酒，呼噜连天打雷似的。叫人没法睡了！”

“哦，对不起了。你再接着睡吧。”高飞应付道，转身拉上门。一会儿，王惠听见高飞出门了，边走边接一个电话，口气很不耐烦。

王惠急忙穿衣，在窗口瞧见高飞的皇冠车驶出小区大门，也急忙下楼。开上自己的车，不远不近地跟踪高飞。

23

刘思秋在养老院院口下了出租车，一辆黑色皇冠轿车牛气冲天地从身边掠过，差点儿蹭着他。那车开进院子，下来一个满身名牌的男人，刘思秋认出他是高飞。高飞夹着皮包，推门进了萧大妈的房间。刘思秋悄悄尾随，隔门听见室内高飞恶声恶气跟老人说话。

“不就晚了三天吗，养老院跟催命似的，哪次欠过你的费用？”高飞嚷着。

“我没让院里打电话。他们要打，我也没办法。”老

人小声辩解，“最近我身体不好，专门请了护工，可能花费大点……”

“行了，这两万你先交上！用完再找我！”

门猛然开了，把刘思秋吓了一跳，急忙闪在一边。高飞视而不见，扬长而去。

刘思秋进房间，见桌上扔着厚厚两叠钱。老人面朝墙壁躺在床上，抽泣着。

“妈，你没事吧？”刘思秋倒了一杯水，端过来。萧大妈慢慢坐起来，接过水。她脸色发黄，很不好，人也似乎更瘦弱了。

杯子的水汽蒸腾着，她脸上仿佛被濡湿了，满是泪水。刘思秋正不知说什么好，护工端来熬好的中药推门进来了。刘思秋接过药碗说：“我来吧。”护工点点头，拿起老人换下的脏衣服去洗衣房了。

刘思秋一勺勺地喂老人中药，又绞了一个湿毛巾，给老人擦嘴。老人靠在床头上坐着，欲言又止。

“他总是这样子对您吗？”

萧大妈不答，忽然骂了句：“没良心的东西！”

“妈，别理他。您不是还有我吗？”

“我说他没良心，是有事实根据的。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发的家吗？我来告诉你吧：十二年前，一个香港老板来找他合作，人家投了上千万……”

刘思秋心想，萧大妈真是老了，这话他已经听过了。

“你知道那香港老板是谁吗？他姓高。他不是别人，正是高飞的亲生父亲！”

“是吗？”刘思秋一惊，这是他没想到的。

“老高从香港回来找我，说他当年对不起我，要送我几百万作补偿。我说我不要你的钱，你要是觉得对不住我，就帮帮你儿子吧。老高一口就答应帮忙了。但有一条，叫我不要暴露他的真实身份。这我能理解，人家早在香港成了家，也老婆孩子一家人的。其实他不说，我也担心高飞知道他父亲不但活着，还相当有钱，再去香港麻烦人家。我答应替老高保密，让他去找女儿，帮他把事业搞起来。老高是个仁义人，听了我的，就往高飞的小公司先后投了一千多万。他对高飞太信任了，也没往合资公司里派个人来，完全交给高飞打点。没想到两年下来一算账——”

老人长叹一声，说起十年前跟前夫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一家古色古香的茶馆里。老高说，我做梦也没想到高飞会坑我！她不无紧张地问老高打算怎么办？老高说要去法院告高飞。她说，你去法院告他，你追回了钱。高飞怎么办，他损失的会是一辈子的名誉！他可是你亲儿子啊！你不能这么做。高老板左右为难。她决然地说：“你走吧。咱们……两清了！”

“我真的没想到，”萧大妈痛苦道，“高飞明明挣了

钱，偏说赔了，会坑他亲爸爸！”

“高飞可能不知道高老板是他亲生父亲吧？”

“外人也不能坑啊！人家帮了他，怎么能这样没良心哪！”

“高老板现在怎么样，又来看过您吗？”

老人叹气：“他虽然没告高飞，回香港了，不过我想他肯定生我的气了，自走以后，再也没跟我联系过。我这一辈子真的很惨：爱情（老人摇头），亲情（老人又摇头）……什么也没落下。”

刘思秋无言感叹。

刘思秋走出养老院大门，才要拦出租车，听见街对面有车鸣笛。扭头一看，认出是分居妻子的车，就穿越马路过去。

王惠下了车。两人隔着车注视着。刘思秋发现王惠脸色有些憔悴，开口道：“你过得还好吧？”

“我……我很好啊。”王惠说，脸上却现出酸楚。

“你不是在等我吧？”

“当然不是。”王惠道，“我碰巧经过这儿。”

“高飞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把他妈妈一个人扔在养老院里。虽然费用都是他出的，但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钱啊！”

“……”王惠不做声。

“你怎么会爱上这种人？对亲生母亲凶神恶煞似的，能是一个讲感情的好人？”

“行了，别说他了。你怎么样，还和那个售楼小姐同居？”

刘思秋苦笑：“她走了。”

王惠略感意外：“走了？”

刘思秋点点头。突然说：“你能回来吗？”

王惠一愣，缓缓拉开车门。

“惠儿，我很怀念以前的日子。”

王惠感情复杂地看了丈夫一眼，狠狠心上车，很响地踩着油门把车开走了。

24

鸿业公司位于时代广场一幢高档写字楼上。高飞正踌躇满志地坐在大班桌前看文件，新换的女秘书推门进来：“高总，聂老板明天一早从香港飞过来，十点半钟有个会面……”高飞打量一下娇娆的女秘书：紧身T恤衫，一袭红短裙，长腿上黑色网格丝袜更增添了几分媚人的诱惑。他笑眯眯地望着她，正要说些什么时，电话响了。

女秘书接电话：“喂，高总办公室。”捂上听筒：“一个叫王惠的女人找你。”高飞接过话筒，对秘书挥挥手，秘书带上门出去了。

“有事吗，惠儿？”



“请你下楼，我在停车场等你。”

“我正要开会呢，人都召集齐了……”

王惠的声音很坚决：“你要是不下来，那我只好上楼了！”

“好，好，我下去找你。”高飞无奈道。

几分钟后，高飞来到停车场，四下看了看，见无人注意，钻进王惠的宝来车。“什么事，宝贝？我忙着呢！”

“上午做什么了？”王惠问。

“一早就来公司看上季度财务报表，累死了。”

“你撒谎。我知道你去了哪儿。”

“你——你在跟踪我？”高飞恼怒。

“就算是吧。”王惠说，“我也不想这么做，是你逼的。”

“我去养老院了，给一个孤寡老人送了点钱。”

“哦，行善事啊！真是难得！让新闻部的同事来采访你一下，宣传宣传？”

“瞧你说的。老话说，人行好事，莫问前程。至于宣传，用不着，用不着！”

“那位老人，你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高飞吞吞吐吐。

“你是说，你不认识那个老太太？”王惠逼问。高飞扭偏脸，不吱声。

“她是你亲生母亲，对吗？”

高飞难堪地点点头。

“你为什么把她一个人丢在养老院里？”

“一言难尽。”高飞说，瞧见一个部门经理把车停在附近车位上，下意识地用手遮上脸，“开车走走吧。去环山公园？”

城中有个环山公园，不是在册的旅游景点，平时游人较少。王惠把车开到山下。两人下车，沿石级上山。

高飞站在一个石崖上，望着错落有致的城市建筑物，天空迷蒙着一层蓝色雾气。

“我恨她。”高飞低声说。

“为什么？”

“我……我是个私生子。”高飞低下头，“有一回老师布置作业，题目就叫：我的父亲。而我不知道我父亲是谁。第二天，所有的同学都交上了作业，只有我没有……”高飞声音有些哽咽。

“可你想过没有，一个未婚母亲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她把你拉扯大，容易吗？”

“我不管这些。谁让她不结婚就生孩子的！她想没想过孩子的感受？同学们都会耻笑他，叫他‘没爹的小孩’！高年级同学会揪着他的头发说，‘小子，你没爹，叫我一声爹！不然就揍扁你！’”高飞说着泪水流出来。

“虽然如此，她还是你亲妈妈呀！”

“我把她送进最好的养老院，给了她充足的钱还不行吗？”高飞冷冷地说。

王惠一时无话可说。

高飞看了一下手表，打手机给他的司机：“你来环山公园接我，马上。”

“你要走？”

“是，台湾来了位大客户，中午到，我要去接机。”高飞撒起谎来，眼都不眨。

两人下山，下山途中，王惠接到一个电话，口上应着：“行，我马上回去。”到了山脚停车场，皇冠车已经等在那儿了。高飞上车前，向王惠挥一下手，半开玩笑道：“别再跟着我了啊！”王惠将计就计：“请我跟我不跟了。你刚才又不是没听见，台里有事，我得赶紧回去了！”

车往公司开，中途高飞忽然示意靠边停车。司机停稳车后，高飞给了司机二十元钱：“你打车回公司吧！”司机走后，高飞自己开车行了一程，跟阿倩打电话：“宝贝，我马上去接你，咱们去鲍翅皇宫吃午饭好吗？”

同王惠这样聪明的女人相比，高飞简直就是个弱智。他根本不会想到王惠还在后面开车跟着他。于是王惠眼睁睁看着高飞的黑色皇冠停在天和公司对面的马路边上。一会儿，一个时尚漂亮的年轻女子出了大楼，穿过斑马线，钻进了他的车。

“靠！”王惠猛地砸了下方向盘。但她不打算再跟踪这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了。

25

伊人酒吧。王惠一个人坐在高高的吧凳上喝酒，差不多醉了。人影憧憧，一支小乐队在演奏爵士乐，服务员穿梭着送饮料和茶点。有几对男女在跳舞。

王惠顿了一下空杯子，对酒保说：“再来杯沃特加！”小伙子看出她的醉态，好意地说：“来杯清淡的好吧？”王惠嚷：“你没听见吗？沃特加！”小伙子只好倒酒。一个中年男子拍拍她的肩：“美女，能请你跳个舞吗？”

王惠正无聊，心说跳就跳，谁怕谁呢！于是陪那男人跳舞。男人起初还比较文明，手只是虚虚地搭在她腰上，悄声问：“小姐在哪儿高就？”

“我是下岗职工。”

“不像，你肯定是位白领。”

“讨厌，你怎么知道我白？”王惠卖弄风情。

男人受到鼓舞，用力搂紧了王惠，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开始亲她的头发，而后是耳朵。王惠也迎合着，亲对方的脸。当男人把手放在她屁股上揉搓时，王

惠清醒了，叭地打了男人一个耳光。

所有跳舞的人都呆住了，只有音乐徒然响着。王惠拉开酒吧厚厚的橡木门，踉踉跄跄走了。

26

王惠开着车，车也像喝醉似的，弯弯曲曲忽快忽慢行驶着。在街道上不时制造出一些车辆的紧急制动。有司机朝她大吼：“臭娘们你会不会开车！”王惠只是傻笑。

车终于驶入雅居花园。王惠进了门，一阵恶心，冲进卫生间狂吐一番。而后对着镜子洗脸。她冲自己笑，笑得凄婉悲凉。她是个心性极高的人，一般的男人根本看不上眼。跟高飞好，也是高飞一直在巴结她、宠爱她。她没想到自己会突然间输给一个花瓶般的小姑娘，而且输得这么惨，一点点自信都没剩下。

高飞一夜未归，她也一夜未眠，想了很多很多。当她决定了一件事后，就打通了制片人家里的电话，制片人是她的一个铁哥们：

“赵哥啊，我老家有事，想一早赶回去。得请几天假。”

那哥们睡得迷迷糊糊：“王惠，你哪根筋搭错了，凌晨四点打电话？你不怕我老婆吃醋？”王惠没心开玩笑，只说了声对不起，就放了电话。

清晨，王惠收拾了一个包，把房门钥匙和一封信放在茶几上，半是留恋半是厌恶地看了看房间华丽的家具和摆设，而后拉上了房门。她觉得她心里的一扇门也永远关闭了。

她打的士来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临海市的豪华大巴车票，打算从那儿再去海岛。看看离开车时间还有半小时，就去公话亭，给丈夫刘思秋拨电话，接通后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沉默着。刘思秋猜道：“是你吗，老婆？”她愣愣神，扣下电话。

下午两点，王惠已顺利乘船来到小龙岛上。出租车沿着岛上马路行驶，路两边花草茂盛，空气清新，映衬着蓝天碧海，景色十分宜人。王惠吁了口气，心情也放松了一些。

一幢浅黄色建筑物映入眼帘，观潮宾馆到了。这是家小宾馆，房子比较旧了，不过靠海近，生意还是不错的。王惠下车，提着简单的行李进入大堂。登记住宿时，前台小姐看了她的身份证笑道：“你叫王惠啊？昨天来的一位山西客人也叫这名字。”

“是吗？”王惠露出微笑，幽默道，“对不起，这名字实在太普通，叫你见笑了！”

“这名字很好啊。”前台小姐说。“我也叫惠，刘小惠。”

“316房间空着吗？我想住。”

“我给你查一下。”服务小姐敲击电脑键盘，一霎抬起头来，“你运气真好，中午客人刚退房走了，正好空着。”又有点好奇，“为什么要住这个房间？”

“过去住过。”王惠淡淡地说。拿了房卡和押金条，上楼来到316房间，轻轻开门进去。这是她和刘思秋新婚旅行住过的房间，一切都没有改变，还是那种淡蓝花的墙纸、米色的床罩，只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年。

她放下包，躺在床上，眯上眼。卫生间传来水流声。水声消失，朦胧中一个男人走出浴室，是刘思秋。他浑身带着浴液的芳香，慢慢俯下上身，仿佛要吻她。

她睁开眼，男人消失了。一颗泪从眼角滚出来。

27

下午一上班，刘思秋在单位接到养老院打来的电话，说萧大妈病危，已送进市立医院。急忙请了假去医院陪老人。找到萧大妈住院的病房，见一个房间住了四个人，都是危重病员，散乱空洞的目光，痛苦的呻吟声，令人窒息的消毒药水味，混合成一种衰老和死亡的气氛。萧大妈很虚弱，一直沉默着，眼睛里却透着期望。跟来的护工悄悄告诉刘思秋，说老人中午一口饭没吃，只喝了一点儿水，幸好医生给开了葡萄糖打点滴。他知道老人的心思。就出房间给高飞打电话。打通后却是他的女秘书应答：“对不起，高总在跟外商谈判，暂时不能听电话。”他没好气地说：“你告诉他，他亲妈病得不行了，叫他赶紧来医院！”

刘思秋回到病房，对老人说：“妈，你放心吧。他会来的！”老人摇摇头，闭上眼睛。泪水慢慢渗出来。

到了晚上，依旧不见高飞的人影儿。刘思秋溜出病房楼，再次打电话。铃声振了好久，终于有人接了！

入夜，假日酒店顶层的旋转餐厅生意兴隆。从餐厅的弧形窗子，能远眺城市的万家灯火。高飞坐在临窗的一张桌前，对面是穿着黑色露肩晚礼服、性感迷人的阿倩。

高飞接手机，居高临下的语调：“喂，哪一位？”刘思秋急切的声音从话筒传出来，连阿倩都听见了：“高总吗？我是刘思秋。老太太病危，你赶紧来医院吧！”“……”高飞一愣，却声音冰冷道，“我很忙，过不去。”

刘思秋一下子恼了：“高飞，你牛什么！你怎么发的财？你知道那个找你合作的香港老板是谁吗？”

“他爱是谁是谁，不关你事！”

“他是你亲爸爸。当年他抛下怀孕的恋人去了香港，三十多年后又回来，想送你母亲巨款赎罪。你妈说，我不要你的钱，你去帮帮高飞吧，他太难了！你父亲才去找你合作，让你发了财！老人家对得起你！可你怎么对待的她？你……”

高飞啪地关了手机。阿倩脸上满是惊讶。



服务小姐上来一道红烧鲍翅。高飞举起高脚杯：“来，咱们喝酒。”

阿倩迟缓地拿起杯子，又停顿下来：“刚才谁打电话，什么事儿？”

“一个管闲事的臭编辑，叫刘思秋。说我妈病得快死了，叫我去医院。”

阿倩沉默了。

“怎么了，宝贝？”

“哦，我在想那个‘管闲事的臭编辑。’”

“想他干么，穷酸文人。”

“你倒有钱，你只剩下钱了。”

高飞似乎没听出阿倩话里的嘲讽：“那是，他姓刘的干三辈子也挣不到我眼下的资产。”

“可你妈病了，你干吗不去看看她？”

“你不懂，这里头很复杂。”

“再复杂她也是你妈，我要你去！”阿倩坚持说。

“行，哪天有空吧。”高飞敷衍道。

“你现在就有空！”

“我这不是陪你吃饭吗，宝贝。在我眼里，你比什么都重要！”

“是吗？”阿倩娇媚地笑，站起来，“那我可要敬你一杯了！”高飞也站起来：“咱们还客气什么。”端起杯子。阿倩依旧笑着，把杯子伸过来。两只荡漾着红酒的玻璃杯就要撞响时，阿倩突然把手里的酒往那张胖脸上泼去！

高飞猝不及防，一屁股歪在椅子上，由于动作太猛烈，连人加椅子一齐摔倒了。一个男服务生闻声过来，要搀扶高飞。高飞甩开他的手，自己爬起来，见阿倩窈窕的背影已飘到电梯口，气恼地喊了声：“阿倩！”

阿倩仿佛没听见，一闪消失了。

28

高飞喝醉了，皇冠车也醉汉似地在空旷的街道上跑着S形。为了躲避一个突然出现的骑摩托车的男子，车子紧急制动，又向右猛打方向，车头猛地撞到路边消防栓上，发动机盖瘪了！水喷泉般地冒出来。

车子熄了火，怎么也发动不起来。高飞趴在方向盘上，呜呜地哭了。撞坏的消防栓哗哗喷着水，他想起小时候，每逢下雨天，母亲都在小学门口接他回家。伞小，妈妈只顾护着他，自己背上都被淋湿了。遇上大水洼，妈妈干脆抱起他走。而他趴在妈妈怀里，仿佛已经提早回了家……

高飞啪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喃喃道：“我还算人吗，我还算人吗？”踉踉跄跄下车，拦了辆出租车想去看母亲，才想起竟然忘了问刘思秋她住在哪家医院。他想跟刘思秋回电话，又发觉手机不在皮包里，很可能落在旋转餐厅了。忙让出租车先拉他去假日酒店……

夜深了，刘思秋坐着小方凳，半趴在病床尾部打盹。刚才跟高飞打完电话，他回来不敢对老人说实话，就装出笑脸道：“我跟高飞打通电话了，这么巧他在外地谈生意。他说，他会连夜赶来看您。”萧大妈眼睛先是一亮，而后暗淡了，微微摇头。他知道，老人不是很相信。

时光流逝，老人半睡半醒着。昏黄的灯光照着她憔悴的饱经风霜的脸。她在想什么，回忆一生吗？她的恋爱、她的欢乐与痛苦？对一个垂危的就要与世界永别的老人，还有什么能比亲情的关怀和亲人凝视的眼光更宝贵呢？

天就要亮了，窗外一片黑暗。老人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声音像刀子一样划着刘思秋的心。高飞太不像话了！他发誓一定要把这件事写成文章，让世人都了解这个不忠不孝、只认金钱的畜生！

手机突然响了。他一看，来电显示是高飞打来的。这时闭着眼睛昏睡的萧大妈也惊醒了。刘思秋忙接通电话，说：“你等等。”而后把手机放在萧大妈耳畔，老人嘴唇哆嗦着“喂”了一声。旋即，清楚地听见高飞哭着叫了一声：“妈……”

“飞儿，是你吗？”老人声音颤抖。

“妈，妈！……对不起！……妈，我就去看你，你等着我啊！”

萧妈妈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嘴上嗫嚅着，仿佛在说：“听，他又叫我妈了！”刘思秋也感慨万千。突然，老人青筋暴突、皮肤干皱的手松开了，手机掉到床下。

刘思秋没有哭喊，悲悯地望着安静而去的萧妈妈：她面容安详，嘴角仿佛含着一缕笑。对命运多舛的老人来说，亲情又回来了，她应该满足了。他默默地拣起手机，深深地吻了它一下。他从未像此刻这样，异常强烈地发自内心地感谢手机，感谢这个金属和塑料合成的高科技的小东西。

29

晚上八点钟，观潮宾馆五楼歌舞厅照例表演节目。先是民乐合奏《欢迎你到海岛来》，而后是草裙舞，女演员夸张地扭动着腰胯，几根布条欲盖弥彰，露出只着比基尼泳装的肉感身体。观众坐在圆桌前，边喝饮料边看演出。不时有男人的起哄声：“好！”一个女人嘟噜着：“太色情了。”扯老公走。男人不情愿地起身，还不时回头瞅着台上。

王惠进来，在后排一张空桌前坐下。台上换了东北二人转，男人小丑模样，女的衣着暴露。男人撩了一把女子的超短裙，唱道：“姑娘屁屁雪样儿白，不穿内

裤更是美儿！”女人摸着小腹：“妹妹这儿有扇门儿，十八年来没进过人儿……”

王惠厌恶地离开歌舞厅，回到房间，打开电视，也没找到想看的节目，就去阳台上，望着夜色中灰暗的海面，远处有零星的渔火，海岬上航标灯一闪一闪。多么熟悉的情景。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一个男人从背后抱住她，她幸福地闭上眼，把头后仰靠在他胸前，感觉着他急促的呼吸和唇际的烟草味……

手机响了。她跑回房间，看看来电显示，是刘思秋打来的。她犹豫再三，还是没接。铃声消失，她呆呆地望着手机，有点后悔，手机发出一声铃响，来短信了。

王惠这回没有犹豫，立即打开短信：“惠儿，你在哪里？我想你！”她坐在床上，摆弄手机，想给他回条短信，千头万绪，怎么写也不满意，又放弃了。她关上灯，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想着什么。

一股烟悄然从门底缝隙袭进来，渐渐弥漫。她咳嗽几声，不无奇怪地开了灯，忽听外头有人惊叫：“不好了，失火了！”她急忙穿衣，抓起手包，跑去开门，才开了一条缝，浓烟呛得她大声咳嗽起来，赶紧又关上了门。

她推开窗子，往下看一眼，发现一层二层往外喷着烟火。她坐到了窗台上，临跳前拨通了丈夫的电话：“思秋！是我！”

“惠儿，你终于回电话了！你在哪儿？看到我的短信了？”

“看了……我……”

“怎么了？”刘思秋急切地问。

“宾馆失火了！我怕……”王惠惊恐道，泪流了出来。

“别怕，惠儿！你在哪里宾馆？”

身后涌来的浓烟呛得王惠两眼流泪，她怕极了，赶紧说出最想说的话：“老公，对不起！”紧张中还没忘记把手机挂在脖子上，随即纵身跳了下去……

30

清晨，街道上薄雾缭绕，刘思秋乘出租车赶往临海市。途经时代广场，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正在重播本省新闻。一个男播音员用低沉的语调播报：小龙岛观潮宾馆今天凌晨一时发生火灾，经消防队员全力扑救，三个小时后大火被扑灭，人员伤亡情况正在统计中……

近中午，出租车把刘思秋送到临海港客运码头。售票口人头攒动，他挤着买了最近一班去小龙岛的船票。也无心吃饭，在售货亭买了面包和瓶装水放包里备用。下午一时半，他乘坐的客货滚装船准时启锚。他扶着栏杆站在甲板上，焦急地望着前方的海面。一个

船员从他身边经过，又回脸瞥了一眼。他毫无觉察。船员掉头走了。

海风渐渐猛烈起来，天气转阴。船颠簸得厉害。马达声也显得异常洪大。刘思秋回到客舱，坐在临窗的座位上，透过窗子，望望灰蒙蒙的海面上浑浊的前仆后继的大浪，再次给王惠打电话，手机里提示仍旧是“暂时无法接通”。他吃了半个面包，喝了几口水，强迫自己镇静，心里已经有不祥的预感。

客舱的挂钟指在下午三点一刻上，马达轰鸣声突然停止，船不走了！客舱里乘客不安地议论起来。船员们立即行动起来，有的去抢修发动机，有的去客舱安慰乘客：“大家不要紧张，船马上可以修好！”

“多长时间能修好？万一修不好怎么办？”一个女乘客声音抖颤地问。船员回答：“各位放心，求救信号已经发出。万一修不好，大家可以搭乘救援船上岸……”

风更大了，失去动力的船开始陀螺般地打着旋。天气阴沉，强风掀起巨澜，满眼惊涛骇浪，十分吓人。出事已经三个多小时，由于气候恶劣，没有一条救援船出现。突然，船头开始下沉，乘客们尖叫着往船尾挤。刘思秋再次给妻子打电话，仍然是无法接通的提示音。一个浪打来，浑身衣裳都湿了。他怕水湿了手机，忙掏出食品袋，把面包扔掉，用塑料袋套上手机裹好，再装到包里。

又一个大浪打来，船体晃了几晃，大半个船体已经沉到海里。刘思秋紧抱着一根铁管子，水已淹到了膝盖，他绝望地想，自己可能要在天国里跟妻子会面了！就在这紧急关头，一个船员拿着救生圈出现了：

“你认识我吗？”

刘思秋摇头。

“可我知道你是谁，你夺走了我妻子阿倩！”

刘思秋才明白这人就是老吴，非常害怕。但令人奇怪的是老吴走过来，把救生圈套在刘思秋身上。刘思秋感动得热泪盈眶：“你还救我？为什么？”

老吴平静地说：“因为你是我的乘客！”

刘思秋扑通跪在水中，嘴唇哆嗦，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老吴回头望望淹在水里的大半个船体：“我手机落在船舱里了。我想打个电话，能借我手机使使吗？”

刘思秋忙从包里取出用塑料袋保护的手机，给了老吴。

老吴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在呼啸的风浪中，大声说：“阿倩，是我。不管你对我怎么样，我这一生，爱的只有你一个人！”刘思秋呆呆地望着这个男人，他那被海风吹得刚毅粗糙的脸上充满柔情。刘思秋深深低下了头，不敢正视老吴。老吴猛地把手机塞给刘思秋。

又一排巨浪袭来，船沉了！

31

天亮了，被潮水冲上岸的刘思秋从小龙岛沙滩上醒来，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慢慢才想起昨天下午的冒险经历。一夜与海浪为伴，他感觉自己像泡软的油条，随时都会碎掉，王惠的面影眼前一闪。他强打精神摘下救生圈爬起来，摇晃着走了几百米，发现岸上有人。狂喜的他挥挥手，双腿一软，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再次苏醒时，发现自己躺在一户渔民家里；不是普通的渔家，家里的十几间房子改造成了渔家乐小旅店，专门接待来岛上观光的游客。渔民大哥拿来干衣服让刘思秋换上。他看看包还在，就拿出五百块钱给渔民，渔民说：“干吗呀，我又不是黑店！”刘思秋说：“你救我一命，这点钱算什么！”渔民摆手：“是你命大！”最后好歹收了一百块，问他：“老弟，你怎么落海的？”刘思秋急切道：“我是来找老婆的，半道上船沉了。她住观潮宾馆，前一晚发生了火灾！”

“你吃点东西，我开车送你去宾馆。”渔民说。又补充道，“二十多里地呢！你身体还弱，跑路可不行。”

刘思秋忙致谢，吃了些热粥吃了点虾酱饼子。渔民大哥很快用摩托车把刘思秋送到观潮宾馆。

观潮宾馆对面有幢幸免火灾的二层小楼。刘思秋上到二层，见一个房门外贴着纸条：观潮宾馆火灾善后小组。推门进去，一个女同志满怀同情地接待了他。他看到火灾死难者名单，果然有“王惠”二字。他生怕错了似地盯着那名字看了半天，头晕起来，用手扶着桌子说：“我要去看看她。”

“我劝你暂时别去了。”女人好心地建议，“人都烧焦了，还不如在内心保留着她原先的美好形象呢。”

“我不管，我要去看她！”刘思秋猛拍桌子，歇斯底里叫起来。

“等等吧，车还没回来。下午好吗？下午我一定找人陪你去。”女人安抚刘思秋。又感叹，“唉，看来她活着时，你俩关系一定特亲密。突然走了一个，搁谁也受不了啊！”

刘思秋无语，猛地感觉异常疲惫。木然地转身出房间，一步步下楼，小腿一软，滚下楼来。

32

海岛医院一间病房里，从窗户能看见近处的海。经过一夜风浪，此刻海面平静得像一泓湖水。岸上的松树微微摇摆着，几只蝴蝶在阳光下追逐飞舞。五号

病床上，一个腿上打着石膏的年轻女人高烧退了，醒来用微弱的声音说：“我的手机，手机……”

一个娃娃脸总是面带微笑的小护士跑来，听清了女人的话，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她的手机，帮着试了试，已经摔坏，无法开启了。小护士关切地问：“你要打电话是吗？”

女伤员说：“不，我在等一个重要电话。”

“别着急，咱们看看手机卡坏了没有？”护士说着打开病人的手机，取出手机卡，对着光亮看了看，“瞧，应当没问题！”

“能帮我买个手机吗？”病人又说，“我包里有钱，求你帮帮忙！”

小护士微笑道，“现在不行，我上着班呢！”看床上女人一脸失望，又道，“不过，你可以先用我的！”

护士拿出自己的手机，打开后盖，换上女病人的电话卡。

33

刘思秋一瘸一拐地朝海边走去，背后是经过火灾破坏的墙壁熏黑的观潮宾馆。他抱着最后的幻想，一遍遍拨打妻子的手机，永远是“暂时无法接通”。刘思秋坐在沙滩上，望着蓝天下平静的海面。他心里念叨：“惠儿，接电话呀，哪怕只说一句话……”

刘思秋中了魔道似地，机械地拨打那个熟悉的手机号码。也不知拨了多少遍，突然响起了振铃声！起初他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是一种幻觉，但铃声消失后，真的有人接了，一个女人显得微弱而遥远的声音：“喂？”

刘思秋哽咽着问：“是你吗，老婆？你在哪儿？”

话筒里传来王惠缥缈的声音：“我在天国，思秋。我看不见你了。我知道你还爱我。”

刘思秋哽咽着说：“等着我，我去找你了。”下了水。海水温暖，一种幸福的感觉弥漫全身，原来走向死亡并不痛苦。海水越来越深，就要淹没刘思秋的脖子。这时，他听到手机里女人说：“老公，回头看我一眼吧！”

刘思秋扭头，远远望见海岸上白衣护士推着一个坐轮椅的女人出现了。是妻子，她没死！死去的是另一个叫王惠的女人。

刘思秋噙着泪笑了，转身扑入海水，奋力向岸上游去……

责任编辑 刘青